續文獻通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

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黄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惠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

受業焉毋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千齋賢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黄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珦獨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文彥博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葬顥第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禁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
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晋城令民以事至
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
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
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
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
召見從容咨訪　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
御史不知上未食　耶不辭辭獨以誠意感動主上
前後進說甚多大　要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有曰
人主當防未萌之　欲曾言爲御戒之因論人材

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才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鎭寧軍判官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閥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阻之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復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

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令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因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為中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欲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之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開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文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石條例司官爲顥撰行狀誄之朱熹訓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寧宗時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業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

司馬光吕公著執政共疏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宫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死終喪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

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
移陝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
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
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
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晚年著易
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
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
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
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
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
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宗時同顥賜謚曰正公封伊陽

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自謂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簽書

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賦歛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

使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俸載學古力行爲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賜謚曰明封郿伯從祀孔廟戩字天祺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 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

不食詔嘗委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詔籍治之然
小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
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
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
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
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
端緒而雍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
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稱疾不之官雍
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飾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然燕笑不爲甚異未嘗訟人之短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諡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常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

之將終家議喪葬事於外庭康節已知所言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詩曰擊壤集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顥兄弟為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為再世交故學益博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章惇嘗事康節及為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吏部銓至則先就都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銜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

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旣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進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州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illegible]舉縣門人稱爲安定先生

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侍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范仲淹嘗與翼之游甚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程顥待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仁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翼之布衣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翼之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物議其迂久之諸士子知爲學之本樂從之創名齋者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

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纖悉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辭慶曆四年春詔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至皇祐五年冬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程頤所作大驚異之即請相見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天下古今之事談經辨史之疑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問于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一日侍講上前講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瑗

之徐以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既而以疾辭天子遣中使以醫米數爲存問越明年石介卒夏竦怨而欺之錮子孫貶孫復翼之在病以聞不能朝一日三上章求去天子不強留詔馳驛還於是在廷諸賢士大夫與太學諸生以師禮送出郊各餞於祖道如有所失不忍舍翼之始於蘇湖則教行於東南之士既而王宮則教行於帝胄之齒極於太學則教行於天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翼之弟子也若錢藻之淵懿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劉彝之善興水利皆出其門自河汾以後能

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卒之隨長子志康杭州察推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謚文昭詔賻其家葬於烏程之何山在今浙江湖州府城南一十里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輙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永叔游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擧進士試內

官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從尹洙梅堯臣游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永叔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遷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永叔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永叔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永叔乃爲朋黨論以進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奉使河東河東賦斂過重

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
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
永叔慨然上疏邪黨益忌永叔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
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
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内銓時在外十二年矣
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永叔復用有詐爲永叔
奏乞澄汰内侍爲姦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
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嘉祐二年知
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永叔痛排
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永叔出聚譟
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

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
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
林侍讀學士永叔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五年拜樞密
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神宗初即位力求退罷爲觀文殿
學士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
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永叔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
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
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
師謚文忠葬於新鄭旌賢鄉永叔始在滁州號醉翁晚
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

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永叔旁通大經尤長於易書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自撰五代史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宋史論曰漢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元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國朝

司馬光字君實宋陜州夏縣涑水鄉人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大指自是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省親許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夏竦賜謚文正光皆疏論改正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幷州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幷州聞而繼之且

昤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帝大感動未幾詔英宗判宗正遂立為皇子改光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仁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

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縈
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盜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杭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
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乃得請遂求去以端
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
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
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遺書責宰相吳充元豐五
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
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

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

杜衆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勑罷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宫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是年九月薨

於西府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塋以一品禮服賻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傳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

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奪贈諡仆所立碑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欽宗靖康元年還贈諡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胡安國字康侯宋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

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太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illegible]

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事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官徽宗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稱疾不仕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

屯田郎辭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既去適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安國言昨因奏論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康奏

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讀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後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否則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除

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渡南江而休於衡嶽之下將終身焉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衍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
前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
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凡
三十卷高宗詔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
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
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
關中則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
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
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訓

俾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説者不得作奏入公補
與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文章論安國學術頗
僻除知永州辭從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
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
恤其孤謚曰文定葢非常格也葬於潭州相潭縣龍穴
山安國負傑出絶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
必去去必絶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辭受取舍
一介之微必度於義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
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
宇粹温儀貌雍穆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安國隨其資性
而授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

漸以敦爲持養之要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常釋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於世　國初以其春秋傳列於學宮安國忠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　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

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三子寅寧宏皆以德學著

稱

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晦且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絶啓手足自盟誓絶猶道詩書詔門[illegible]力學者也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李籲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

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晁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入道本末一以貫之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典扶溝學祈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頴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頴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絹坻困於征調所至騷然

酢更数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
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
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忠薦
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光洛陽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焞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頤曰焞不
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閤門遇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講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紹興六年始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焞至九江上奏曰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以欺君父遂留

不進復因薦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赴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講屬金人來議和焞上疏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

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頴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已年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illegible]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
先生嘗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
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
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
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
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
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又謂今日之
事當以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illegible]歛東
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常罷之[illegible]而花石供
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

也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辭直學士改待制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

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説甚善卽鬻田走洛見頤乃歸卒業築室山中絶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録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

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

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

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

學以書謁之其畧曰天下有三本父母生之師教之君

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

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何讀文義而已先生

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

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

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

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

欽或不交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閨門內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講學功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嘗於此留意朱松遺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松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

動特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常爲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周孚先字伯忱弟恭先字伯溫晉陵人俱從程頤學頤嘗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一日問曰學者要自得汝從事覺有所得否孚先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兄弟俱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篤于信道孚先由四明鹽場調建德尉不就乞祠恭

先絡坑冶幹官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五

南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主和論不合歸陳峻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指斥近習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復言於上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

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
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单車就道熹拜命日
鈞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日引去所部肅然於
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詔以熹主管台州
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
點江西刑獄公事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
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
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
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

州奏除無名之賦㳒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上之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宫僚王府直講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罷修葺東宫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㳒省輿衛

入官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政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疏入不報熹又奏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毁之制廟堂不以聞即毁徽僖宣廟室始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宫觀祐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脩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

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劉德秀胡紘陳賈劉三傑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加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

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刋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者庸語孟訓説并儀禮經傳通解未脱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廟黄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

而始著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孫浚兵部侍郎
福安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
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
開府治戎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
以爲不及間以軍事入奏請念宗社之讎恥閔中原之
塗炭稽古親賢以自輔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栻
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
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
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造

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
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
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
以除罪羣盜皆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
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
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
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栻劾請論罪
不報栻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病且
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
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栻嘗言學
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爲而爲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胄禁偽學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

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輙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䟽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爲元

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初從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没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次子沆別有傳

黄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没榦往見清江劉清之奇之因命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

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
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
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
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
饑荒政且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
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佑觀
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
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
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
至城屹然無虞野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

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
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
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俄再命知安
慶不赴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
間俛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
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閫與江
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
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
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翕然相向此聲既
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
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

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

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黜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郎䆮禁改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

亞黄榦當今海内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
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
文定録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
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
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
七考學者宗之與黄榦並稱孫鏞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博
極羣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
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
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
利之嘉靖元年中弟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

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胃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賂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翼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運車以往邑佐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耦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後

謝病去端平仍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子檝樫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與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

心胷須萬里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說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愛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

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議等書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所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眞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

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
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殍殣盈野或
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
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
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
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
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少好荀楊老莊書後登朱熹門熹
首問讀何書如何用力剛中以所業對熹曰此非乃所
學也剛中遂專聽熹言熹爲易其字曰近仁與黃榦蔡六

蒋切磋之益居多旣歸築室謀學號曰琴軒從學者甚
衆嘉定四年第進士調漢陽簿蘄溪丞所著有師友問
答集西漢奇語等書
陸九淵字子靜　撫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
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
凡兒見者敬之讀古書至宇宙觧者曰上下四方曰宇
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在行都士爭
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敎人不用學規有
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
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淳熈元年調紹興府靖安縣主

簿二年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諸君于信之鵝湖寺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三年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四年丁丑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崇安縣八年訪朱元晦於南康元晦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是年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九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十年除勑令所刪定官

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俊傑相與衆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注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

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中而卒時紹熙三年也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有詩文語録傳于世子靜與子壽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子書是崇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初與朱元晦會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後子靜至白鹿洞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元晦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甚廢講學而專務踐履然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但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宋潛溪曰學不

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
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即白晝之爲屋漏
即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紫峭
英邁而無漫漶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
或者不無憾也丘瓊山曰元儒吳澂謂熹道問學功多
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
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
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
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
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淵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
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

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門人之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　皇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陸子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萊人徙壽春六世祖文靖公夷簡徙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始居婺州伯恭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供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孝宗爲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 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顧 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謂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

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遷著作郎以告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宜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錫名皇宋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墓在今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東明招山惠安寺之傍朱文公書石刻云宋東萊先生呂伯

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性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辯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　皇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劉彌邵字壽翁父没家貧遺書數厨彌邵卧起其間不爲

學于族以學古爲心自六經以下莫不抄纂考論古今斷制義理一以洙泗關洛之語爲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髦確然不移以以貧食于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受郡守楊棟創尊德堂于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留及棟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而卒年八十二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以教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

遼南北塗炭令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
彼貸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
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
清議所貸至誠發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
斥而正論不附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
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
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
遷秘書郎兼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
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希元慨然謂
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
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司副使希元

與西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
觀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廪使教授林庠賑
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
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
胡槻嫉極每詆希元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
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
希元希元上章自明朝廷皆劾峴奉祠受庠幹官尋亦
召還希元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
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左翼軍政欲
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
未及行以母喪歸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

知源州以燕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上初御清暑殿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　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寖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希元所主濟王贈典既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闕縣里正若督賦輩之劉縣若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坎苐擒殄之未幾閉金城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

希元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壞留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　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訓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脩敕令經武要畧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尋卒時端平二年也上震悼輟視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

西山先生希元長身廣顙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期以公輔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希元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詆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希元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其議論與範不同如前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網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希元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

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
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
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讀書記考疑心經政經等
書行于世今浦城縣南峯里有希元墓　皇明正統
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
先儒眞子
趙善湘字清臣宋濮安懿王五世孫居于鄞慶元初進士
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後爲鹽海制置使兼
知慶元府卒贈少師所著有周易約說周易或問周易
續問周易指要學易補過春秋三傳通議等書及書詞
共百餘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而黃幹適知其縣事伯慧見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卒年八十一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文集三十卷而與王柏問辯者十有八卷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柏號魯齋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正傳即往從之獲聞立志居敬之旨趙景緯守台聘爲上蔡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子弟禮卒謚文獻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書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

周詩濂溪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言天文考地理考墨
林考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襟
志周子發通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金履祥蘭谿人景文曾孫少有經世志從學同郡王柏及
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子之傳者履祥講貫精詳踐履
篤實宋末以史館編脩召不及用而國亡遂絕意仕進
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
事不本於經并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採子史以損
益之作通鑑前編攷於大學疏義尚書表註論孟考證
中庸標註仁山文集諸經傳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
人許謙以傳嘗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

高明剛王似謝上蔡履祥則覩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

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

安